劒笑

荊爲長劒

經侯帶劒

襄成君帶劒

趙平原夸劒

姚賈舞劒

劒喪　凡二條

董君劒客

給劒

櫑具劒

駭犀玉具劒

劒不離於身

魏臨菑舞劒

劒耿介

劒容　凡二條

齊魯劒

劒詔昭陽殿

劒筴第二十

明甄虞錢希言譔輯　　豈　黃陂張大猷授鍥

服奇篇 子幼好此奇服兮帶長鋏之陸離出楚辭九章

筴曰夫服心之文也誠中形外之理存焉瑲劒在躬寔爲威儀故盛飾君子未嘗一日去身凜乎有不可撓之色寧苐游閑爲富貴容而已傳不云乎衣服容貌所以悅目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民之目悅矣禮教頹敬讓廢傲慢成俗夸炫爲容褎衣博帶之士真雖存矣僞亦馮焉彼有疾而爲聾無意而折巾者不衷身當可無辨歟予所隸勑飾者若而人斯並公族英華邦家令望煥乎可紀者也玄冕無醜士蓋自晉歎之何必聞道乃有綈豢之色禮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簽服奇

帶利劒

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雜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老子）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端正也）所謂皃施也者邪道也（外皃飾施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美麗）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不正之道所分布也）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不務蠶桑之業也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嚴爲刑罰以治之也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衆臣之家

衆斂入於私門故曰必富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百官之奸邪作於上則庶民之僞俗成於下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盗竽爲盗之先倡也　韓非子

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乎夷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僞廢道反地遂天尊知貴巧欺寇僞神飾治邪淫歸僞去眞創作攺制起事遂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繩詐爲之斧

僞爲之斤秉術操數備織賦耕田穢不修萇莠並生田畝不起囷倉虛空衣重五采錦繡玄黃氷紈綺縠靡麗輝光利劒堅甲彊弩勁弓輕車駿馬多挾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妒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尚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刳胎殺㲉遂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

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琁擬于人君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絶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為大人（漢嚴遵道德指歸）

劒容

緣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騖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躡一作跕屣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

法服銘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猨于木也天下膚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文中子

儒服銘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探玄索奇人之難知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行務怪異而離人之羣也以犯上爲抗悖逆犯上以爲勇敢而無懼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言人皆務文學而解耕戰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勿違聖教

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初諷咏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乎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美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劒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 王充論衡

齊晉之君服劍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墨子）

晉楚之君服劒

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音贓）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子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淮南子

荊爲長劍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偞

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余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

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勇悍也（劉向新序）

經侯帶劍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珤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珤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珤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

劒矣

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珪于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珮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珪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于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說苑

襄成君帶劒

襄成王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游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𦼮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袿會鐘鼓之

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
草濫予昌檀澤予昌州州𩜹州州焉乎秦胥
之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
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于是
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
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
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施兮得知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

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令尹何以踰于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新序）

趙平原奪劍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年考八年取魯封魯君于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史記

姚賈舞劍

四國爲一荆齊燕代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劒（古者飲則以劒舞之以王劒賜之以為舞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貴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

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自外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其子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礪同磨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爲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

歌之廢屠賣肉不售故曰廢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于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人也五鄙為鄙蓋鄙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南陽之敝幽脩武南陽也仲賴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于城濮與此不同）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於天下明王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淵）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譽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用則或聽察言聽取之也）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群臣莫敢

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

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

劒褒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佗）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

王陸生至尉佗魋結（魋音椎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箕

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蹶然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

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槖中装直千金（珠玉之寶也装裹也）它送亦千金（非槖中物故曰它送）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

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瑟侍者十人珤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珤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亞作數擊鮮）無久慁公爲也（慁汚辱一曰患也公賈自謂也令汝

諸子無父史記
厥患公也漢書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珽劒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

獨異志

董君劒客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姣好美麗也）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也安陵爰叔者爰盎兄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辠將欲安處乎不測者言其深也處何以自安處也安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萩楸字耶也上有楸剡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當有宮故宜獻此園也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

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
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
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
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
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
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

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卒讀曰猝洒音信又山豉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公主閣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謂山林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

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爲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珥珠玉飾耳者也音耳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之往也董君綠幘傅韝宰人服也韝形如射韝以韝左右手於事便也

隨主乃贊（進謁傳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胞與苞同）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上坐也）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湊（蹵十六反）（蹴六 鞠六）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

鬭之會角狗馬之足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漢書

給劒

武帝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選舉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史記〕

欘具[illegible]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

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古長劍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竹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即玉玦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珮也褒衣博帶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盛服至門上謁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履不着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祿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事皆州郡選吏（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緜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漢書）

駭犀玉具劍

班固與弟仲叔書云近買侍中升仲駭犀摽首玉具劍一也（漢書注玉具劍摽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

劍不離於身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

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一月策命權封爲吳王吳志

魏臨菑舞劒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誄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
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
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
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
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
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
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
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魏畧〕

劒耿介

應璩與魏文帝書曰左鞿屈盧之勁矛右
禾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劒耿介簫管
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壘可謂
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應璩集〕

謹按魏書云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
爲書記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芳

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
應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劬容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

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
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
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先
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
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
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
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
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南史

王儉領少子太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儀接小傅以賓友
之禮是歲省揔明觀於儉宅開學士救悉
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
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
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鉏插幘簪朝野恭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事流選用奏無不可南齊書

齊膂劒

張容德字玄明魏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頷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觀群書性淸愼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
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　尹加散騎常侍廣
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德
嘗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遊
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愼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

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忽飛馬之蹤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艸頹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豔荷矣（晉書）

凡人弄劒

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乎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强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

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於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

泳足深之不測手扛千鈞足攝鷙飈暴虎
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
過于此者乎抱朴子

劍謁昭陽殿

北齊文宣帝沉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豁
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
承風憚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
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

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燕帝后李氏色美妍預宴會容貌遠過齊德皇后文襄稱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輙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何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

察后驚告帝帝曰愼勿妄言自此惟與后
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
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
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
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持劒者
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
巳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
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

失色〔北史〕

尋橦跳劒

恒王王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愈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封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輙愈數月常命宮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

椎髻翦彩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 舊唐書

腰品劒

唐劒具稍短常施于脅下者名腰品劒隴

西人韋景珍不樂單官有四方志衣玉篆袍佩玉䩞兒腰品劍飾若神人李白嘗識之故其感遇詩有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識劍

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不知木劍創于晉代也酉陽小說

唐李濬紀物之異同有白玉劍長二尺餘者[松窗紀聞]